

TSINGHUA ARTS

清华美术

卷 8

主 编 杜大恺
副主编 杭 间

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

拒斥与共谋

艺术批评为何要抵制资本强权

艺术和资本的辩论以及后极权主义的文化意识

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美丽的资产与金融

艺术市场：除了资本很猛，还有别的

艺术品定价与资本市场关系浅析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变化与发展

书画市场与鉴定答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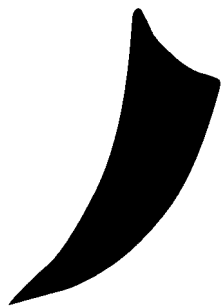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ARTS

清华美术

卷 8



主 编 杜大恺
副主编 杭 间
本卷学术主持 尚平君

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美术·卷8, 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 / 杜大恺主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2-20430-5

I. 清… II. 杜… III. ①美术批评—世界②艺术—概况—中国—现代
IV. J051 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4121号

责任编辑: 甘莉 陆滢晨

装帧设计: 鞠洪深设计工作室·设计助理: 何小可 席寅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装订者: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210×285 印张: 10 字数: 175千字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33130-01

卷首语

杜大恺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之中”，韦森则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今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了”，他认为“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机构的运作都被‘经济化’或‘商业化’了”。艺术是包含在文化之内的，韦森说的不假，艺术不只是“机构运作”已被“经济化”或“商业化”了，艺术也走在“十字路口”，笼罩在“市场霸权”的阴霾之中。有许多现象可以支持这种看法，譬如：人们已开始以艺术品的交易总额来判断年度间艺术的此消彼长；艺术品的售价已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其售价越高者则被视为艺术的明星；画廊、拍卖公司的经营情况成为判断艺术走势的坐标；影响最为深重者是艺术的市场趋势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导向；评论、传播、经营、投资、收藏，甚至艺术教育，都围绕着市场左右顾盼；而最广泛的影响则是大众对艺术的认识，他们已不再思考艺术是什么，而是追逐市场的动向，窥探和接纳艺术的是是非非，这个影响已形成颠覆艺术的传统价值的趋势。

综观以上现象，我们不得不说艺术已对市场形成一定的依附性，市场对于艺术的作用，已对体制对艺术的影响具有制衡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有人兴奋，有人惋惜，有人感到无奈，也有人静观其变，五味杂陈，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却使这一切戛然而止，人们因此哑然失色。精品流拍，画廊倒闭，几天前还热闹得令人窒息的艺术市场，竟至遽然间变得冷寂起来，甚而使人觉得有几分寒意。没有了市场，关于市场的意义的争辩亦随之陷入沉寂，市场的波谲云诡，变换无定使许多人失语，但也使人感受到市场对于艺术的影响是现实真切的。

可是，仔细一想，这里所谓市场对艺术的影响亦只是市场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市场对艺术的影响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与艺术在价值求索上是并不同步的，在目标的期待上不能形成彼此印证的格局与境界，市场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真正地面对心灵的期待；艺术无论多么孱弱，却始终与人们的心灵不能须臾或离。在其质的规定上，市场是市场，艺术是艺术，它们通过交易彼此置换，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价值方面的同质化，因此对所谓市场霸权的拥戴也好，恐惧也好，其所面对的不过是附加在艺术之上的

货币价值。且不说就市场而言，即使是最公平的交易，价值扭曲与价值幻象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所谓市场霸权显然有被夸大的倾向，在肯定市场霸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真正面对艺术。市场如同体制一样，并不构成对于艺术的绝对的约束力。

无论怎样渲染“经济化”或者“商业化”，经济活动仍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相对于社会现实，经济无论多么威猛，亦只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而已，并不能主导社会关系的全部。与此不同的是，艺术也许不能对全部社会关系都无例外地产生深刻影响，但其却不能不以全部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艺术要关注社会存在的过去和未来；市场的消长盈亏可以影响人们的快乐和痛苦，但艺术却不止于关注这些，它还要关注那些快乐与痛苦的性状与表情；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可以无孔不入，但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是与非、得意与失落所涉及的知识、情感、意趣等方面的万千姿态却不是市场可以摆布和诠释的。人们在内心里更加倾向艺术，因为艺术可以抚慰人的灵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近于一种信仰。没有人可以承诺用市场拯救人的心灵，艺术与市场在目的上都有其彼此难以僭越的质的界限。当然，以市场言艺术，艺术的局限亦是望之即然的。

艺术以市场言之，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制度、策略、方法，一样也缺不得，每一样都是一个系统，就其真伪优劣而言，还涉及知识与技术，也是高深莫测的，但是仅就其交易过程言之却也并不复杂，买与卖而已。打一个比喻，也就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大的问题归结起来，对买卖双方，不过是或者吃了亏，或者赚了便宜罢了，至于影响其交易过程与交易结果的背后原因，则都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那些问题市场需要面对，但不能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市场。对于艺术市场既不能漠视亦不能苛求，市场本身会通过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逐步走向规范，对市场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也许不是市场所希望的，同样的，也不能对市场寄予市场无以企及的期待。

因为金融海啸，人们对艺术市场的狂热似乎沉静了许多，这也许是人们能够冷静、理性地面对艺术市场的一次历史际遇。

杜大恺
2009.1.1

文中引文源自韦森：《站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十字路口》，载《读书》，2008（11）。

目录

- 001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综述 / 蒲 鸿
- 005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纪要 / 尚平君
- 029 拒斥与共谋——面对产业化的中国当代艺术 / 高名潞
- 040 艺术批评为何要抵制资本强权 / 岛 子
- 044 美术史研究的新维度 / 张 敢
- 049 亟待法律支持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吕立新访谈 / 李 延
- 055 艺术和资本的辩论以及后极权主义的文化意识 / 朱 其
- 061 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对近十年资本在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作用与相关问题的陈述与判断 / 吕 澎
- 070 证券与艺术联姻 / 张新建
- 071 美丽的资产与金融 / 梅建平
- 075 艺术市场：除了资本很猛，还有别的 / 赵 力



- 079 倡导价值投资，期待理性发展——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接及发展的思考 / 张朝阳
- 081 艺术品定价与资本市场关系浅析 / 郇金梁
- 084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回报率、中心定价和艺术创造模式 / 张 平
- 096 变化与发展——艺术投资基金的描述 / 宋 刚
- 099 高速扩张模式下的结构渐变——中国艺术市场的现状及展望 / 姜长城
- 104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经济学观照：现状与展望 / 马 健
- 113 艺术商品的价值与价格 / 李万康
- 121 身份自觉与学科自适——当代中国艺术市场学的双重特性及其教学策略 / 于 洋
- 124 书画市场与鉴定答客问 / 徐建融
- 134 当前艺术市场中的书画作伪新动向 / 黄 鼎
- 140 新世纪中国画的代言人·序“四季水墨”画展 / 尚 辉
- 142 《四季水墨》作品选登
- 150 图版

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综述

蒲 鸿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初步确立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地位,艺术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艺术与资本问题的讨论不同于美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后两者探寻艺术是什么、艺术如何发生;前者侧重于如何使资本生效。因此,在今天,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的讨论实则是力图解决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游戏场中重组权力关系的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一个规则问题。而在这个游戏场中,不仅是艺术家,还有批评家、策展人、画廊、收藏机构、基金会、拍卖行等多方面因素参与到权力的重组和分配中来。在这个前提下,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为这多方面力量搭建起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百家争鸣的“圆桌会谈”

2008年6月20日,首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论坛由包林、顾振清、尚平君、盛葭四人策划发起,并组成以杜大恺、陈国清等为代表的筹备委员会。以“全球视野下的艺术、资本与意识形态”、“全球视野下的艺术、资本与市场”、“艺术收藏与艺术投资”、“艺术资本与中国语境”为四个主要议题,论坛分为学术发言和学术会客厅两个部分,包括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等二十余位国内外专业人士会聚一堂。在包林、杜大恺、全允恒、顾振清、郑胜天的分别主持下,各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问题进行了激烈而精彩的陈述和讨论。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分别就论坛致辞,并着重表达了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以学术性研究引导、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在全天议程中,各位专家关于艺术与资本的陈述可谓精彩纷呈,或鞭辟入里,或慷慨激昂,其中也不乏火药味。在四个主要议题的框架

下,这些精到之说又可以细分为艺术价值和标准、艺术批评、艺术史研究与市场现状、艺术品立法、资本原罪问题、艺术收藏与艺术消费、艺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与艺术市场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由于这些讨论直接关系到艺术与资本的利害问题,因此引起了会场的激烈反应。无疑,对于各家之见,听众须从其角色的不同做出理性判断。而这种百家争鸣,也恰恰体现了本次论坛在学术意义之外,努力为艺术生产链条中的每一环节营造交流平台的尝试。

三个关键词

本次论坛的标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视野”、“中国当代艺术”和“资本”。全球视野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问题。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全球化发端于晚期资本主义扩张中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为我们提供了今天被广泛提及的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消费景观等新型社会生活。新的经济秩序则体现为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随之裹挟而来的是全球化的共同后果——文化扩张。因此,这里提到的全球视野不仅是地域性的,它还内在于以下几个事实:一、在全球视野下,资本流动必然是具备意识形态性的,它隐蔽地为当代艺术确立了一个中心;二、商人希望艺术全球性扩张以减小自己的资本风险,而地域性艺术则希望在全球性平台中对局,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里面自然存在一种联合与对抗的张力关系;三、在全球视野下,信息成为这场资本游戏的制胜关键,它的透明程度也检验着艺术的真诚性。

后两个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和“资本”表明这次论坛所讨论的艺术不是传统的,而是当代的;同时,这次论坛所讨论的是双方规则及价值。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存在极大关联,它不存在传统艺术中的东西方文化接受差异问题,尤其是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

它更是直接与西方资本产生密切联系。到2005年，资本与中国当代艺术亲密媾和，从那以后，艺术品价格水涨船高，百万级、千万级作品屡见不鲜。2007年，63件被拍的千万级油画中有48件创作于1990年后，以张晓刚、岳敏君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画家则占有31件作品份额。^[1]那么，在这些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是取决于西方的审美标准，依赖西方资本力量？当代艺术的价值如何衡量，由谁评判？艺术收藏如何在趣味及风险之间做出选择？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间接回答艺术与资本之间能否建立起一套良性的规则，以及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是否是泡沫等质疑。

艺术价值论与艺术批评

本次论坛最开始部分由岛子发言，他提出对资本强权的批判和艺术价值论的划分。如果回想起2007年年末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我们可以把岛子的发言视为彼时批判资本强权的一次深化。^[2]为对资本强权做出策略性反应，他强调艺术价值论的三个方面：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审美价值关注艺术作品的形式方面，克莱夫·贝尔、格林伯格等的形式批评树立了不少典范；伦理价值侧重于作品的社会内涵，法国新艺术史学派在此建树颇深，高名潞对“无名画会”的挖掘也是范例；经济价值强调艺术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强权正体现在资本由一种货币符号僭越为艺术作品价值标准的过程中。

艺术价值论的区分无论对于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研究者，都意味着对艺术本身的回归。如中国当代艺术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本土，还是取好于西方这些关涉艺术实践真诚性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近年来，高名潞对当代艺术方法论的提倡，王南溟对坚持当代艺术本土化的强调都是艺术价值论的体现。同样，艺术批评对于艺术价值论的操守，也可以有效地避免现在过于泛滥的道德批评，或者骂街式批评。

岛子引用经济学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概念在后来朱其的发言中也提到过。无论是与权力暗合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坑蒙拐骗的资本主义”，这种对于资本原罪的批评无疑为当今的艺术市场行为悬挂了一把达摩克利之剑，随时质问资本是否僭越了自己的权力。

艺术市场权力轴心

不管是建立有效的批评，还是制定科学的规范，熟悉艺术市场的权力配置都必不可少。朱其在其发言中延续了以往生猛揭黑的基调。他谈到的两个主要问题：艺

术资本市场游戏规则混乱以及艺术批评研究已成为艺术促销，在此前文章《艺术资本主义的实验》中已有过具体体现。^[3]由于对艺术市场各环节的批判过于猛烈，朱其的言论遭到包括策展人、批评家、拍卖行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强烈质疑，这体现在本次论坛一些专家的不同意见上。如，陆蓉之认为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远没有想象的悲观，只是由于学术工作研究者远离艺术具体实践而产生了一种理解性误区。

在批判艺术资本主义的同时，朱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权力轴心作了初步划分。在艺术资本运作中，艺术家、画廊和投资人成为三足鼎立的权力核心，而作为重要力量的策展人、批评家正脱离其核心体系，日趋边缘化。在论坛中，收藏家乌力·希克和批评家凯伦·史密斯都着重强调了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价值评估机制问题，画廊经营者郑林和画家王度也谈及是否实行高稿费制度从而规范学术领域。无疑，在一个良性而持久的艺术生产过程中，对艺术价值的判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艺术家跳过画廊直接进入拍卖市场，拍卖行与画廊联合造假，批评家身兼收藏家、策展人、画廊负责人数职等现象都可以视为没有艺术价值判断或经济价值至上的体现。这如同一个家庭没有伦常，一个社会没有纲纪，长此以往，必将造成价值观的错乱和最终崩溃。同样，过多批评学术工作者拿不拿钱也无益于一个有效机制的建立，一则它没有质疑和解决权力轴心的问题；二来这种本质上属于道德批评的言论对于制度建立是无实质意义的，还不如讨论艺术品立法问题。

趣味和艺术投资

正如凯伦·史密斯在论坛中谈到的，中国对非营利机构存在理想化的观念。这种思维模式也存在于艺术收藏中，即把趣味和投资分离开来，非此即彼。而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艺术投资升华为一种愉悦。艺术趣味的判断是区分收藏家良莠的标准，如张锐和法国的沙利文·列维都从自己的收藏经验出发，谈及如何从艺术收藏中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收藏者的趣味也是艺术市场风向的重要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法国19世纪官方沙龙代表画家威廉·布罗格艺术市场的命运沉浮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谈论艺术收藏时，只谈趣味不谈资本往往被视为一种不真诚的态度，因为它过于矫饰。在谈到艺术市场时，梅建平有一句话很有趣：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蠢所以才富，他们的蠢只可能是一时的，绝不会是长久的。关于艺术品作为资产的问题，梅建平曾与搭档搜集索斯比、佳士得几百年拍卖的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T
S
T
N
G
H
U
A
A
R
T
S

艺术品在以往一百多年中的回报率和股票的回报率基本相当，远远高于债券、黄金和房地产的回报。而对于艺术品价值如何与资产价值对等起来，来自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金梁教授则以2006年拍出的克里姆特天价油画为例，从财富来源和现金流两个方面说明了艺术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克里姆特拍出的1.35亿美元天价油画等值于一架波音787飞机或电影《珍珠港》的拍摄。从财富来源角度看，它的资金源自雅诗兰黛的上市公司，因此属于资本市场，同年位于拍卖前三甲的作品买主也均来自资本市场。2007年名列全球收藏家前三位的布罗德夫妇（Edythe L. and Eli Broad）、斯蒂芬·科恩（Steven Cohen）、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都是金融和投资基金大亨。这说明艺术品价格的攀升与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是呈相关性的，它的上涨实质上是源于全球财富增加引发的资产配置效应。从现金流角度看，艺术品投资是作为减少投资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一部等值的《珍珠港》通过版权、票房等方式实现1.35亿美元的价值并实现赢利，而劳德夫妇则把购买的克里姆特肖像画放入他们在纽约建立的新博物馆中，从而产生等值甚至超越1.35亿美元的世界性声誉。根据全球艺术品拍卖价格网站的统计，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攀升了440%。2001年仅有蔡国强一人以20.7万美元的年拍卖交易额位居全球当代艺术家排名第59位。到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家占据了榜单的1/4强。^[4]这也说明艺术投资的增值速度是十分迅猛的。

艺术与资本的结合，在规范性的前提下，不仅有助于投资行为的顺利实现，也有益于促进艺术自身的良性发展。论坛对于这一部分的讨论占据很大篇幅，张朝阳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艺术与资本应互助互补。尤勇从亚洲新艺术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日本当代艺术市场状况。他认为，尽管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价格飙升，但与国际一流艺术作品的价格相比，还具备很大的升值空间。同时，艺术资本仅占资本市场的很小份额，因此，可以对艺术市场报以持久的信心。吕澎则认为资本对于艺术而言总体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资本带来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和民主氛围，僵化体制不再一统天下，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今天的状况。无疑，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现实的。

艺术收藏与艺术消费

论坛学术会客厅首场提问席间，有听众提出如何区别艺术收藏与艺术消费的问题。回答者只回答了前者，也即如何寻找、培养好的收藏家，却没有对后者，也即普及性的艺术消费作出正面回答。尽管两者都以购买艺

术品为直接特征，但艺术收藏更多地被看成一种投资行为，而艺术消费关联着普及性的国民艺术教育。赵力在其发言中，以“资本很猛，但还有别的”为题具体分析了当代艺术收藏的现状。

全球艺术收藏家的核心群体在近十年变化很大，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在短期内，核心收藏家群体不会有太大变化，艺术市场不断添加新的收藏家元素，2006年“艺术收藏家TOP200”的榜单上至少有20位收藏家是新人；二、从长期来看，核心收藏家群体的变动是十分巨大的，曾名列美国《艺术新闻》1996年前200位的收藏家中有122个已经在2006年的榜单中销声匿迹，淘汰比率达61%。这说明艺术市场对艺术收藏的反作用力是巨大的，艺术收藏往往意味着趣味和投资的混合。

特定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具体情况，艺术收藏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收藏多以短线投机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并不多见，这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艺术市场利欲熏心的现状；二、收藏多是民间资本介入，以国有资本介入的公共收藏还很鲜见，基金会和公共制度也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不过，2007年民生银行设立民生艺术基金，全面涉足艺术投资领域，这是否会改善中国艺术品市场散户时代的混乱局面还令人拭目以待。

对于艺术消费，张敢以自身的教育经历谈及了艺术教育与艺术市场的重要关联。学术性的教育机构被视为艺术教育的桥头堡，它既为艺术市场输送专业的批评、鉴定、管理各方面的人才，又肩负着国民艺术教育普及的重任。如何与社会、市场有效联结，是当下中国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学府需要思考的问题。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如何抵御市场侵袭，从而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提供坐标和参照，也是值得讨论的。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方面已做出有代表性的示范。这次论坛也可以视之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这方面的尝试，它的一个具体目标就是推动本院系艺术管理学科的发展。

艺术品立法

艺术品立法是近年来艺术圈呼声最高、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呼声最高，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混乱现状着实令人担忧；质疑最多，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的国家，如何权衡法律与审查的关系让人报以疑问，这涉及艺术价值和立场问题。从而，艺术品立法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提法多，见效少。本次论坛上，吕立新以文化部艺术品管理条例起草小组成员身份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工作。

在吕立新的发言中，他着重讲了管理条例中的艺术

品价值评估与真伪鉴定。无论是艺术投资市场的发展，还是艺术品司法争议的解决，都依赖于一个完善的艺术品评估体系的建立。不过，立法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乌力·希克在讨论中对当代艺术的评估体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艺术品评估是留给古董用的，它不能为以现场经验为主的当代艺术提供准确的价值论断，也不能决定一名收藏家的兴趣和方向。吕澎在其发言中，也提到中国当代艺术不需要审查制度的介入。

实际上，艺术品立法最关键之处是把立法和行政区分开来。艺术市场之所以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处理得不透明、不公开，大家都不理解这水到底有多浑。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把所有信息向公众透明，把暗箱打开。立法是为了解决操作层面的不规范，但不能上升到价值裁定者的功能上来，倘若如此，这也是一种僭越。梅建平也表示，艺术品评估体系无疑将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噩梦，因为它施行了行政监管。但无论如何，艺术品立法的深入和完善将最终解决为艺术市场的混乱局面。

小 结

从本次论坛参与人员的构成以及议题讨论之广泛，我们可以看出这次论坛的意义是奠定了一种基调，申明了一种态度：既严肃又自由，在多方参与下推动艺术与资本的发展。多元化是当代性的一个立场：多元地表达价值，多元地解决问题。因此，当如此不同身份的专家齐聚一堂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学院在谋求学术与社会接轨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当然，问题也并不是不存在，时间紧张、议题宽泛、讨论形式有待合理等都成为本次论坛在筹备过程中的缺憾，这也是作为一个年度性论坛在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我们仔细回味所有专家关于当代艺术与资本的论争，也不免察觉出这些曾经在艺术界里跌打滚爬的老将们一种感性上的留恋。中国当代艺术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对抗体制到在体制的夹缝中生存，从充满英雄

色彩的理想主义到嘲讽式的解构，用筚路蓝缕来形容则不失准确。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十五年在资本之外，有十五年在资本之内。而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紧张、复杂的问题。

吴华在论坛中用日本当代艺术的教训来说明一个问题：买卖做不好，艺术也玩不了，那大家就只能推倒重来——日本整个九十年艺术冰河期的惨痛经历丧失的不仅仅是艺术，也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信心。而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较之于日本的泡沫神话，它在市场操作规范上体现出来的利欲熏心，种种迹象说明它存在的问题不仅是黑，而且很黑。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轻视资本强权的力量。

不过，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背景中来看，乐观也不是一种盲目的态度。如果我们回想起本次论坛主持人郑胜天1989年5月份发表于《美术》的文章《国际市场与中国美术》，^[5]将不由感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不只发展了，而且有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那篇文章中，中国美术的状况甚至不比旅游商品的命运更好。笔者举例说1986年苏联当代艺术作品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西方画廊推介到世界。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概念，但笔者提到一个猜测，商品化和艺术市场这头陌生怪兽，是不是会让中国艺术更快地漂洋过海，送到广阔的世界中去？从这二十年的发展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注释

- [1] 刘晓丹：《惹火2007年拍场的63件千万级中国油画》，《东方艺术》，2008（5）。
- [2] 郑荔：《2007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会议纪要》，雅昌艺术网专稿。
- [3] 朱其：《艺术资本主义的实验》，《读书》，2008（2）。
- [4] 李陵等：《奢侈品投资市场两大拍行掌控定价权》，《新财富》，2008（2）。
- [5] 郑胜天：《国际市场与中国美术》，《美术》，1989（5）。

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纪要

尚平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美术》编辑部

时间：2008年6月20日

地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A301 报告厅

上午：8:30 ~ 9:00 开幕，嘉宾致辞

主持人：包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现在开始！首先我介绍一下出席本届论坛的主要嘉宾（人名略）及主持人。上午上半场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清华美术》主编杜大恺先生，下半场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全允桓副院长。下午的艺术沙龙由我们外请的两位朋友主持，一位是策展人顾振清先生，另一位是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郑胜天先生。首先请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先生致辞。

谢维和：今天，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开幕，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专家、艺术家表示诚挚的欢迎！

清华大学已经由工科院校转变成包括人文、社会、法律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尤其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棒的美术学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对艺术学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投入了很多心血。同时，我们

也非常希望它能与科学结合，与社会、与经济互动。这也正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我们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希望在传统文化艺术的推陈出新上，打破传统模式，以当代艺术的视角介入社会，参与社会。这次由美院和经管学院共同主办的论坛，在艺术与经济两个领域聚焦了当代艺术的热点话题，希望能够以全球性的开阔视野，对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的关系展开讨论。艺术是很高尚、很纯粹的精神产品，它怎么能跟资本结合在一块呢？从客观上讲，现在艺术与资本结合的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上都表现得很充分了。但是，在结合的过程中，艺术本身是不是更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呢？是不是更应该尊重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呢？从我们看到的情况，艺术与资本的结合的确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但结合得太紧，是不是又会给艺术带来危险，艺术家是不是还得保留自己的独立空间？我们否定甚至鼓励艺术与各个方面的结合，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一种很重要的趋势，是艺术介入社会的很重要的形式。但它的规律是怎样的呢？艺术家尊重资本的规律，而资本更应该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本次论坛的最后结果也许并不很重要，但这种交流



图1 包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图2 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

本身有更大的价值。所以，我期待着你们的成功！

包林：下面有请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先生致辞。

张新建：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站在清华大学的这个讲台上，我有点激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非常活跃和火爆，但引导艺术品市场的不应当是艺术品的价格，而应当有学术的参与，特别是我们高等学校，学术参与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动态、未来发展，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我对清华大学能够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在引导市场、培育市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抱有很大期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代文化产业发展非常活跃，特别是在 21 世纪，它已经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今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我的总体感觉是，作品不少，但精品不多；来势汹涌，而后劲不足。后劲不足就是缺乏高等学校学术的介入。我认为文化产业是一门科学创新的产业，必须有学术界的支持，高等学校应该成为其发展创新的生力军。因此，我期待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介入文化产业，这样才能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坚实的基础。作为文化市场的工作者，我认为，任何一个行业没有大资本的介入，都很难做大做强，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当前，资本的介入带给文化的不仅仅是资本，还带来了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力量。这对于培育市场，引导市场，减少市场的盲动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于资本的介入，我不敢说文化系统的同人都准备好了。另外，金融资本的介入阻力很大，我对金融界的朋友做过一些调研，他们跟我说的第一点，就是融资主体的不确定性，把资本带给谁呢？一个画家？一个自然人？带一个小画廊？拿什么作抵押呢？这就影响了金融资本对艺术市场的介入。其次，是政策层面的非明朗性。比如说工商银行要介入艺术品市场，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农业银行、发展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它们都有各自承担的主要职能。那么，用多大比例介入艺术品市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评估鉴定的非权威性，也使金融资本望而却步。曾经有个例子，一个企业突然发现了一颗夜明珠，就请专家来鉴定，证明它是非常珍贵的，能值 500 万。结果银行贷了 300 万。后来夜明珠在仓库放得越来越久，就不再发光了。之后，又发现类似的夜明珠在大街上有的是，大概就 50 块钱一个。其实，这不过就是一块萤石。

第四，保管维护的非专业性。像美国、德国的大银行都有专业的艺术品保管场地和人员。我们现在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里面，还有很多属于非专业性的机制。



图3 张新建：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

第五，变现机制的非完善性。有时候，银行拍卖的价格也许是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大家也许会认为银行很有钱，它拍卖的东西会有问题。因此，各种因素导致金融资本的介入阻力很大。但是我感觉，办法总比困难多。我非常欣喜地看到，2007 年中国民生银行入住炎黄艺术馆。我认为这是艺术和资本第一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示范，欢迎广大的金融资本介入艺术领域。你们绝不会入宝山而空手归！谢谢各位！

论坛发言 上半场 9:00 ~ 10:20

论坛议题 全球视野下的艺术、资本与意识形态

主持人 杜大恺

杜大恺：第一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的教授岛子先生。岛子先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主要探索的领域是生态美学、现代诗学和基督教神学。本次他发言的主题是：从资本强权已经侵入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现象出发，希望借助经济学的权贵资本主义对艺术批评本身进行探索。

岛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

发言内容详见 P.040 ~ P.043 《艺术批评为何要抵制资本强权》

杜大恺：谢谢岛子先生深刻的阐释！我在这里就不做点评了。下面有请张敢先生！张敢先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的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现代美术史。目前史论系正在酝酿筹建艺术管理学科，这项工作是张敢先生主持的。所以他对艺术市场及资本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特殊的理解。

张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 博士）

发言内容详见 P.044 ~ P.048 《美术史研究的新维度》



图4 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清华美术》主编

杜大恺：刚才张敢先生的发言表现了一个美术史学家对资本与艺术的关系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下面有请吕立新先生！吕立新先生目前正在参加国家艺术品立法以及艺术品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是有特殊话语身份的人。

吕立新：（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 副秘书长）

借此机会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的一项工作，就是国家艺术品管理条例的起草。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甚至收藏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特别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逐步强盛的国力为艺术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知假贩假、恶意炒作、假拍、拍假等现象，这不仅伤害了投资人和原创者的利益，也制约了艺术市场的发展。从今年春节以来，中央高层领导已多次对艺术市场秩序、艺术展览、艺术品交易所等具体问题做了明确批示，这表示国家对艺术品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法制层面对艺术品行业进行规范和指导，提高国家对艺术品领域的监管力度，引导行业的健康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今年5月开始，文化部成立了艺术品管理条例起草小组，经过两个月的研究讨论，已有了基本框架。其实，早在2006年5月，文化部就成立了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以此为基础，大家认为把国家艺术品委员会以立法形式写进条例，强化委员会的职能是非常必要的。在条例中有一章讲的是艺术品的评估和鉴定。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和真伪鉴定是目前艺术品市场最混乱的环节，解决这个问题能有效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评估和鉴定也是国家文化财富正确计量的根本保证，是解决艺术品司法争议的重要环节。在这两年中，委员会受理了很多艺术品司法争议，原先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有了委员会后都有了很好的解决。艺



图5 吕立新：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

术品还具有投资升值的特点，艺术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已成为国际潮流，艺术品已成为继股票、地产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项目。艺术投资市场的长效发展，也取决于完善的艺术品评估体系。这都需要国家有一个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因此在这个条例中，把国家艺术品委员会放在重要位置。由国家设立艺术品评估机构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它有以下的一些内容。

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成立艺术品委员会承担以下职责。

1. 为制定艺术品方面的政策法律提供专业咨询；
2. 制定艺术品评估标准规则；
3. 接受文化部、海关等国家行政部门委托，对艺术品进行评估鉴定；
4. 接受司法部门委托，对涉案艺术品进行评估鉴定；
5. 接受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进出口艺术品进行内容审核；
6. 建立艺术品鉴定资格考试题库，并承担相关考务工作；
7. 负责建立国家近现代及当代艺术档案工作；
8. 接受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专业性工作。

还有，艺术品交易中两个敏感的问题。

一、销售、经营艺术品，购买人可要求出具下列材料：

1. 经作者本人认可的原创证书；
2. 艺术品评估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证书；
3. 销售经营拍卖艺术品的机构的保证证书；
4. 由有资格的法人机构出具的担保证书。

二、明确规定不许虚假拍卖和假拍。

这些都将写进条例中。

谢谢大家！

杜大恺：谢谢吕立新先生介绍了我们国家正在做的关于艺术品立法的一些情况，下面有请朱其先生发言。朱其先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著名策展人和批评家。关心中国艺术市场的朋友可能在网上时会看到，点击最多的就是朱其先生最近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目前中国艺术市场的一些看法。下面欢迎他发言！

朱其：（中国艺术研究院）感谢清华大学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

最近，我写了几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文章，有许多人指责说，你批评家不搞艺术批评而去批评人家挣钱干什么？但我觉得，在艺术资本化的时代，实际上艺术已经是一个不能和资本区分的系统。全球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艺术投资体系。这个体系的目的就是防止再出现像凡高这样的例子，一个伟大的天才在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得不到展示和获得资金支持的机会，常常使他不能继续创作。但是当这样一个体系建立后，我认为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艺术创作已经不再是和自然、上帝的关系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现在已经抓住艺术家的手来进行创作。商业和资本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艺术创作中。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想他的作品卖钱，他生活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资本无孔不入的环境。每一个艺术家的文化经验就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经验。所以，我认为艺术批评到了今天不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批评，也应是艺术资本的批评。艺术资本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极端化状态，我把它叫做：艺术资本主义在中国。严格地说，最近三年艺术资本进入中国后，艺术市场应该叫新兴艺术资本市场。它的前提是建立在过去20年成果的收割上，资本没有参与过去20年艺术的艰苦成长。过去20年走过了画家村和地下江湖的时期，由于中国没有给它们展示合法性的支持，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就往西方发展，西方提供了大量展示的机会和被购买的机会。地下艺术被接受后，在这三年迅速地艺术资本市场结合在一起。目前，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泡沫现象。这不仅是资本炒作的问题，还存在许多市场欺诈和道德欺骗的问题。问题集中在一些例如所谓天价作品上，一件作品要卖1000万元到8000万元。我最近访问一些艺术投资人和画廊机构，了解到现在超过1000万元的天价作品基本都属于假拍。有个媒体记者走访了很多工商税务局，他们说纳完税后的环节是没人管的。比如纳完200万元发票的税后，到社会上吹嘘是1000万元，也没有人管。很多媒体不太了解其中的内幕，往往把一个谎言放大成为神话。这就促使很多新投资人进来，最后上当受骗。拍卖中正常的互捧属于商业保护的范畴，但我认为天价作品的出现已经超越了这个范畴，变成商业欺诈的行为。这些数据很



图6 朱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艺术地图》主编

容易就能核对出来。同时，拍卖缺乏监管体系，假拍在国外是要被逮捕的，但在国内却可以随便吹。过去三年艺术资本市场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90%的资金集中在写实绘画领域；二、过去二十年的艺术代表作并没有被卖到很高价钱，真正的高价大部分都是最近五年的新作品；三、艺术市场越过了画廊的一级市场，存在严重的游戏规则混乱现象。拍卖行或收藏家直接到艺术家那里拿作品，收藏家、画廊、艺术家都直接拿作品到拍卖行拍卖。这些不正常现象甚至影响到纽约索斯比、佳士得拍卖，它们现在为了抢占中国市场也违背传统，直接向艺术家征集作品。还有最根本的一点，过去三年，艺术批评是缺位的，艺术资本把艺术市场当作股票市场来炒作。我认为艺术资本分三种：投机资本（迅速转手卖掉）、收藏资本（十年后才有可能卖出去）和投资资本（三到五年不卖出去）。在中国，收藏资本大概只占10%，绝大部分是投机资本，它只注重交易而不注重培育艺术原创生态。过去20年的作品现在基本已被收购，年轻的艺术家的很多也迅速被画廊签约，二十几岁就跑到市场拍卖。这都造成市场没有好作品存在的局面。过度交易化以后，艺术市场变得像赌场老虎机一样。艺术市场化，展览展销会化，很多出名艺术家订单太多生产不过来，就开始找枪手画画。艺术界出现拜金主义和过度商业主义的情形，甚至违背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当代艺术最基本的价值观。比如艺术语言上的先锋实验性，艺术精神上的民间的独立人格，社会价值观上的批判性。这三条在现在的当代艺术中很少见到。艺术圈的标志现象就是现在所谓的“F4”，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最近的商业绘画的标准。商业绘画被卖到1000万元以后，在学术界就成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年轻艺术家和新兴投资人形成一个误导。中国缺乏现代艺术的启蒙，投资人跟专业人员有知识背景的时间差，在专业领域已被认为过

时的东西在投资人、公众、媒体那里还被认为是前卫的，这就留下了恶意炒作的空间。还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和评价体系对西方有依附性，它对中国的市场体系产生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效应，这不仅仅是资本上的问题，还导致价值观评价和意义解读的空间差问题。比如在中国已经不具批判性的作品，同时期在国外还被看成是反主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内得不到肯定的评价，在国外却很受追捧，导致国外的评价效应和收藏效应反过来对国内产生影响。所以，中国当代艺术要摆脱拜金主义和炒作主义，首先要有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的介入。由于过去三年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没有得到资金支持，艺术资本主要集中在艺术交易领域，批评成了交易的促销环节。批评家和策展人为求得发展空间，必须参与交易。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当代艺术品的价格长期处在低于价值的价格上，近三年回复到了应有价值，然后迅速攀升，价格严重超出价值。另外，中国的新兴资本，几十亿财富，都去炒作油画，这是件很荒诞的事情。我觉得油画这种门类即便中国人画得再好也不可能超过西方人。拿几十亿资金去把实际上在未来50年不太可能超过西方的东西炒成天价，是一种无知的暴发户形象。那些明星作品是否能代表大国崛起的新文化形象，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现在很多艺术家和他们背后的投资集团，都希望利用新兴市场中买家头脑发热的现象，把狗屎卖成天价，能够赶上通往亿万富翁的这班列车。这种现象在法国战后和美国七八十年代都出现过，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七八十年代的艺术品很多都是垃圾，里面真正好的东西都是二三十年代的。恶意炒作会摧毁艺术市场的基础。当年英国的萨奇把手中“3C”作品全部抛出，使得后者的价位在后20年再也没能起来过的例子就是个惨痛的教训。今年中国的春拍中有很多流标、假拍现象，已经预示了过度炒作带来的恶果，我把它称为“市场绑架行为”。这会伤害怀有善意的艺术投资群体，因为还是有很多善意的、愿意遵守游戏规则的投资群体想通过商业资本推动中国新艺术的崛起。中国艺术市场需要的是“价值伦理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恶意拐骗的资本主义”？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人要关心的根本问题。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通过商业资本推动艺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所推出的艺术家的确是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但我们只注意到这些艺术家，而忽视了同时期已经培养出的大批艺术理论、管理和投资人才。这些专业人才能跟商业资本结合，形成真正的艺术市场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体系。而中国过去三年的艺术市场只是艺术作品与资本炒作的结合。我觉得这一阶段应该告一段落了，下一阶段应该要有一个艺术、资本与批评三足鼎立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中国艺

术市场的健康发展。谢谢！

杜大恺：朱其先生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上下主席台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刚才他非常直率地讲了自己对当前中国现代艺术市场的看法，我认为讲得很精彩！

下面特别欢迎来自台湾的陆蓉之女士。陆蓉之女士是在全球都很活跃的一位策展人，最近还受邀担任美国占根海姆美术馆亚洲馆委员会的工作。《清华美术》创刊号，陆蓉之女士给了我们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我在这里再次对她表示谢意！下面就请陆蓉之女士发言。

陆蓉之：（台湾实践大学教授 月亮河当代艺术馆馆长）我刚刚听到朱其先生的发言有些震动，我认为朱其先生最近的发言都有些过于激动了。我算是艺术圈里的老兵，从1978年到现在，今年刚好是我策展生涯的30周年庆。开始是洛杉矶，然后是台湾，现在经过上海又来到北京。看了30年的艺术市场起起落落，看了全世界艺术市场的操作，我想对朱其先生说：咱中国的情况真没那么糟，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尤其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由于跟资本经济的直接操纵面接触得不够，容易从现象表面或表层报道去看现象，对其有比较激烈的解读。

我想说，今天的中国艺术市场的确是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和蜕变，而这也是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真的进入了全球资本市场。我非常敬重乌力·希克大使，在他开始收藏的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资本投资艺术的经验，大使用他自身可以运用的资本默默地收藏艺术作品。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把艺术品当作投资对象。我猜希克大使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当时也不是站在投资立场上购买艺术品。通过跟他的交流，我了解到他一直是历史的角度的看待艺术收藏的。对中国当代收藏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艺术收藏有很多种可能性，最基本的就是“我喜欢”，跟谈恋爱差不多；然后慢慢发展成投资，其实跟股票、



图7 陆蓉之：台湾实践大学教授、月亮河当代艺术馆馆长

房地产投资又没什么两样。在今天，大的投资群体多角度投资艺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艺术变成投资对象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难道艺术家一定要过清贫的日子，受尽了折磨才能够做出作品吗？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并不是坏事，但国家的相关法律要慢慢完善健全，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做的功课。中国艺术市场已经进入全球经济市场，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制度和法规，全球投资人的理念、策略、方式都将跟中国直接接轨，这也是件好事。

我向来跟年轻艺术家说：当你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卖到上亿元的价钱时，请你不要随便地诋毁他。你先问问你自己，有这个能耐吗？为什么咱中国的艺术家就不能像国外的大艺术家那样卖出天价呢？价位高并不一定就表示背后有猫腻，一方面肯定是很多人追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那位艺术家的“命”好。

我今天担心的不是少数艺术家的作品卖得有多贵，市场里有多少只黑手，我担心的是全球经济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我一直相信UBS是全世界最会经营的银行之一，以为美国的银行系统是最可以信赖的，可是这次次贷风暴的出现，让全球银行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波及，甚至举足失措。这意味着投资专家所作的预报，有时也不在他们掌控之下。所以，微小的个人，岂有能耐炒作艺术品的价格？那些炒作的行情，只是暂时性的，也不可能影响全盘。

我宁肯相信命运。今天所呈现的价值并不表示是永恒的状态。大家知道克里姆特，他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不符合一个流行的现代主义美学的标准，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装饰性，还有东方的异国情调，颜色很华丽。但我很早就预言他的价位会起来，觉得他会符合下一波的标准，果然，在后来，他的作品终究创下非常高的价位，因为整个艺术环境告别了现代主义，进入了后现代多元而充斥装饰性的语境。

我不想评判一件艺术品绝对的好坏，任何艺术品逃不过历史审判的命运。现在不仅是中国，全球的艺术市场价格都在起来。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品价位都飙升得很快。难道亚洲人的艺术品价位的提升就这么难以接受吗？大家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中国终于走进了全球化市场，这是可喜可贺的现象。大家不要那么忧虑，我们慢慢会找到自己发展的步调，会找到自己走的路。没有那么多阴暗面和黑手，很多人购买艺术品还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认同。在这个前提下还抱有某种投资的想法，我认为也无须非议。

用不科学的揣测和断言去批评市场，打击市场价位，其实和想要炒高市场价格的行径，又有何不同？此时此刻，奥运即将到来，我们还有很多面对全世界的问题，艺术市场的问题其实是最小的一个环节而已。我们现在

拥有了那么多的例如798、草场地、环铁那样的艺术空间，我们如何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

杜大恺：非常感谢陆蓉之女士，她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她对当前中国乃至亚洲的艺术市场资本状况的立场和态度。我个人觉得艺术和资本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证明它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这次论坛就是希望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接近问题的本质。感谢在论坛上提出各种意见的人！刚才陆蓉之女士讲到一些画家的画价比较高可能含有运气的成分，我希望，整个亚洲都有这样的好运气！下面有请吕澎先生发言。

吕澎先生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副教授，我想熟悉现代美术史的人应当对他不陌生。他所编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以及《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影响非常好。我们下面欢迎他的发言，从他的发言中，我们也许还会听到一个另类的声音！

吕澎：（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博士）首先还是要感谢清华大学的邀请！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资本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其实我们遭遇了三种遗憾：第一，将资本与艺术的关系进行纯粹的技术性讨论。这是非常有局限的，会导致我们在所谓买卖、交易、数字这些概念上做一些不得要领的文章。第二，将资本与艺术的关系放在纯粹的效应层面进行讨论。数量的多少，自己的位置与身份，自己在名利场逻辑里是否得到好处变成了判断的依据。可以想象，这种判断很容易出问题。第三，在讨论资本与艺术的关系时，无视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分析方法。不把资本放在国家、民族的发展背景下讨论，却去关注那些所谓的“高”、“低”，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我们需要的应该是去关注历史。那么，资本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一，资本的介入意味着旧有标准体系的失效，它带来了大多数中国人更愿意接受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第二，资本意味着旧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与瓦解，同时意味着旧有的美术指导机构的功能的丧失。因为它将自由竞争的原则、民主的概念引入了当代艺术领域。第三，资本意味着艺术家可以不再受制于任何行政命令，因为资本将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概念引入了当代艺术。第四，资本意味着艺术有了法制保障的可能性。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我们正在完善一套相应的制度。刚才有人谈到制度的制定，从其出发点和未来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但我们对历史有常识的人可以看到，他所举的两个例子都可能产生疑义。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所谓制度，其实，很多现行的制度都应有相应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福音。第五，资本



图8 吕澎：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图9 全允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发挥自己文明的优势。资本的引入使我们有条件去推广我们的文明，这是过去办不到的。我想借用今天这个机会，祝贺那些公开对金钱表示轻蔑甚至愤怒，但每天都在通过市场交换收取稿费、出场费和广告费的人！在资本的作用下，一个与资本紧密相关的制度和权力体系正在形成，你的言谈舆论甚至骂街都具有了合法性，与大家分享民主与自由的空气，你真是有福了！谢谢！

杜大恺：好，由我负责的这一场就结束了。我们确实听到了来自吕澎先生的比较尖锐的声音。希望下一阶段还有更精彩的发言！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下半场的发言由全允桓先生主持。

论坛发言 下半场 10:30 ~ 11:50

论坛议题 全球视野下的艺术、资本与市场

主持人 全允桓

全允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副院长）

大家好，我是经济管理学院的全允桓。上半场很多嘉宾精彩的发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下半场的主题是艺术资本与市场，下面请一位经济学家发言，有请梅建平先生。梅先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2000年与摩西教授创建了梅/摩西艺术品指数，开了艺术市场之先河。有请！

梅建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梅/摩西艺术品指数联合创建者）

发言内容详见 P.071 ~ P.074 《美丽的资产与金融》

全允桓：谢谢梅教授。梅教授给大家陈述了一个事实——投资艺术品和投资股票收益相当；提出了一个预测——中国艺术品将成为世界主流；同时给出了一个建议——中国艺术品市场需要政府监管。下一个发言者是赵力先生。赵力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市场分析中心主任，有着丰富的艺术市场实践经验，他的发

言主题是：要证明当下的艺术市场并非艺术品买卖交易的简单渠道，而是各种因素参与互动博弈的共同市场。同时进一步指出，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所代表的价值与它们的行为牵动着当今中国艺术市场。

赵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艺术市场分析中心主任）

发言内容详见 P.075 ~ P.078 《艺术市场：除了资本很猛，还有别的》

全允桓：谢谢赵力先生。赵力先生从艺术市场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对艺术市场的行为和发展做了分析。下一位发言者是张朝阳先生。张朝阳先生是栋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他的发言题目是倡导价值投资，期待理性发展。

张朝阳：（栋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发言详见 P.079 ~ P.080 《倡导价值投资，期待理性发展》

全允桓：感谢张朝阳先生的发言。张先生的发言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艺术和资本的结合。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的，今天在美术学院发言，同时作为一个投资公司，又是在从事艺术品市场的工作。下一个发言者是尤永先生，他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油雕部经理。他的发言将通过一些成功的艺术案例从而把目光集中在亚洲新艺术崛起这个现象上。

尤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油雕部经理）

谈到价格问题，有一个天价做局的情况。我想讲一讲我们5月20日刚刚结束的一场拍卖，其中有一件作品是王广义1992年的《大批判，万宝路》。这幅作品是1992年吕澎先生策划的“90年代艺术双联展”当中获“文献奖”的作品。在这件作品拍卖之前，雅昌艺术网的记者问我这件作品估计能卖到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一个作品最后卖多少钱跟所有的人都没关系，只和买家有关系。如果就一个买家，那么一锤定音。如果有两个买家，就有可能争起来。但是这件作



图 10 尤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油雕部经理

品最终的落槌价并不高。厂商的价格是 980 万元，加上佣金不到 1100 万元，应该说在大批判系列中这是一个最高价。但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很高的价钱。这件事就是市场很正常的反映。因为我们拍卖时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地震、次贷危机，等等，恰恰是这些老艺术家们的经典名作能卖到这个价格。而同一个人 2002 年的作品可能也就只能卖到 200 万元。再举一个例子，2007 年的秋拍，有一件很重要的作品，是陈丹青 1980 年的西藏组画《牧羊人》，这张画很小，只有 80cm × 53cm，最后厂商的落槌价是 3200 万。当时它的估价是 900 万元~1100 万元。约有 10 名投资者在拍，我观察了一下大约有 5 名是福布斯排行榜前 150 名的，所以它的价格很自然的就高了。拍卖结束后我请这位买家吃饭，饭间我跟他说，真不好意思让你花了这么多钱，他却说我特别高兴，现在那些没买到的人都在后悔呢。所以价格问题我们经常是瞎操心。

回到我们今天亚洲新艺术的题目，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Young Asian Artist，简称 YAA。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呢？我们知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艺坛有两件大事，一个是 YBA 的横空出世，就是英国艺术家的横空出世；另一个就是以“后八九”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当中最闪耀的几颗星星，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后八九”这个板块我们做拍卖时会非常敏感。它的转换是非常快的。这个板块其实到今天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说它的国际声誉或是学术地位出现了问题，而是拍卖公司收不到画的问题。很难收到这些明星的早期重要作品。该交易的早就交易了，该收藏的也都已经各归其位。那么我们下一拨最有活力的资源在哪里？我们在全世界观察，有一个非常好的新事物脱颖而出，就是刚刚所讲的亚洲新艺术。看亚洲现在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文

化格局中已经成为一个最令人注目和最有创造力的区域。亚洲这个地区占了全世界 3/4 的人口，经济落差最大，增长最快，现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衡量买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净资产（指现金+股票），在中国内地，净资产超过 1000 万元的人已经超过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在亚洲名列第二。其实内地加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话，千万富翁，即艺术品的实际购买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另外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会被自己的变化吓住的。2008 年 5 月在纽约，村上隆的一件作品公开拍卖，成交价格加佣金是 1500 万美金。这是目前亚洲艺术家作品的最高价。而且那是个雕塑作品，还是版塑的，一共有三件，它是三件之一。这使我们觉得，今天的很多东西只不过是路上。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就像一辆车，一辆缺一个轮子的车，缺的轮子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公共收藏很少，深度研究很少，国家支持很少。在今天，市场当然发挥着主要的角色。这种情况下这辆车已经可以跑得这样快，那么一旦轮子配齐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故事都是刚刚开始。回头来看亚洲的格局，我们必须对这种格局充满自信。现在很多最好的双年展在亚太地区，像在中国有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在韩国光州双年展；在悉尼有悉尼双年展。最有活力的新兴艺术博览会也在亚洲，前两个月香港也在做艺术博览会。北京的 CIG 和“ART 北京”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也非常期待上海的博览会在第一届之后会有更好的局面。回到拍卖市场，今天大家可能会被这种数字所吸引，但是我们看看股票市场，股市一天的交易量比拍卖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还要多。今天流到艺术市场中来的只是小钱。2007 年以来格局已经有所变化，已经不是“后八九”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枝独秀，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日本从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经历了近 20 年的低落，几乎没有艺术市场，而今天也看到了他们杰出的表现。2007 年以后，香港已经增设了亚洲艺术专场，日本艺术在其中的表现非常突出，而且他们有超级明星，比如村上隆、奈良美智这种超级明星。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艺术的增长，这个增长远远超过中国当代艺术的增长。我看到他们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增长在一年能达到 10 ~ 20 倍，这使我们非常惊异。而周边地区快速崛起——这还没有提到印度、东南亚——从而蚕食我们的市场资源和资金的状况下，我们的自我崛起尤其重要。如何在亚洲新艺术的多元化格局当中争取中国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去意识形态化，即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再把意识形态或政治符号作为他的主要诉求，他会更